



万紫千红

苏 鹰 著

新文艺出版社

萬 紫 千 紅

蘇 鷹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篇反映机器工业生产大跃进的中篇小说。作品描写中原某城市的一个机器厂，厂长肖山在省的党代会上，主动地向省委要求批准该厂试制和生产第一批拖拉机。这个原来只有几百个工人的中型机器厂，设备陈旧不全，技术水平不高，但工人们都为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而感到高兴；老工人孙大林原来已退休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回厂参加生产；工人李永发经过苦心钻研，创制了技术上最困难的热处理的电炉设备；老工人陈克俭利用废车床改制成桃轮磨床机，解决了试制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全厂工人热情的劳动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克服了一切困难，十四马力的“万能拖拉机”终于试制成功了。这里面，有对工人们忘我劳动的热情的颂赞，也有对个别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提出善意的批评；作品描绘了工人们的无比干劲、创造精神和充满胜利的信心；塑造了如孙大林、李永发、陈克俭和厂长肖山等几个值得人仿效的艺术形象。

万 紫 千 红
• 苏 鹰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书号 1807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5/8 字数 85,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 定价 (6) 0.38 元

目 次

一	春雷	1
二	下乡	12
三	“老英雄”	26
四	“書籍合作社”	38
五	第一張喜報	49
六	拉滿的弓	65
七	王文才在曲折的道路上	81
八	回家	97
九	來了一位外賓	108
十	歡樂的時刻	118
十一	萬紫千紅	134

一 春 雷

大厅里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愈来愈响，愈来愈急……

市委書記林雪，站立在人叢中，一面熱情地鼓着掌，一面側過臉去看了看身旁的機械廠廠長兼廠黨委書記肖山。只見他立楞着腳，身子向前傾着，用力地拍着手，發出清脆的響聲。仿佛把他那一向發揮不完的精力都運用到兩個手掌上了，但在这大厅內越來越響的掌聲中，已漸漸分辨不出哪是他的掌聲，只能看見他的兩手一起一落。林雪甚至連自己的掌聲也分辨不出來了。

一千五百個省黨代會的參加者，一千五百雙手掌，造成了這惊天動地的巨響，就象跨越嚴寒、過早到來的春雷，在大廳里轟然滾動。不，在林雪，覺得這雷聲也在大廳的外面滾動，在山区、在平原、在森林和田園的上空，在全省廣闊的土地上滾動……

主席台上，電燈亮了，接着，全場的電燈都亮了。

林雪向正前方望去，他那高高的身材幫助了他，使他能

从林立的人群上面，望見主席台正中央的省委書記。胖胖的矮矮的省委書記，也在和大家一齐鼓掌，他作了长达六小时的关于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的传达报告，好象还不觉得累，紅紅的面孔，愈显得精神焕发。

林雪忽然連想到，一千五百个人的掌声，是在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感謝党中央，感謝毛主席又一次撥亮了大家的和自己的眼睛。他，更加激动了，更用力地鼓起掌来。就在这刹那間，好象一千五百个人的心和心都互相連通一样，掌声来得越发响亮了。

休会了。大家走出大厅，向就在旁边的翼形大楼走去。

林雪覺得自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回头看了看走在身边的肖山，他正在用手絹擦拭額头上的汗，虽然現在是大冬天。

晚飯后，林雪先回到二楼的住室中来。他燃起一支烟，还在繼續回味省委書記的传达报告。他越咀嚼，便覺得味道越濃……

不久，和他住在一个房間里的肖山，也迈着坚实的步子回来了。他从林雪手里接过一支烟，還沒顧上点，便站在林雪面前，用微微有些激动的声音說道：

“林書記，听了省委書記的报告，思想好象又回到解放战争时代去了。”

“唔！”林雪沒有驚訝，他知道这位过去当过团長的厂长兼党委書記，总喜欢把許多事情和部队作战拉在一起。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情形，好象是在一个大規模战争

的准备阶段。省委書記的传达和报告，就是中央和省委給我們的动員令。不，不，怎么說好呢？就算是首長下达的攻
击訊号吧！你看，农业发展四十条綱要；提前实现四、五、
八；生产新高潮即將出現，要我們彻底克服保守思想、打破
常规、站到运动前面，去领导跃进！这还不是馬上就要‘出
击’了么？”

肖山一口气兒說完了这些，才擦起火柴，燃起了烟，坐
到自己的床上。

“如果一定要用部队術語來說的話，”林雪斜倚在床上，
噴出一口烟霧來說：“应当說，有些地方已經‘出击’了，而且
获得了‘战果’！但过去有些人——我也应当包括在內，对
这个‘战局’的形势却認識得很不够，这就是我們在领导工
作上被动的原因。梁歪着，不知歪在哪里。現在中央和省
委給我們指出来了：两个阶级，兩条道路——兴无灭資！兩
把火，——不但要燒敌人，还要燒自己，特別是右傾保守思
想！”

“对呵，对呵！”肖山兴奋地說，“記得，过去在战场上，我
就不能听见‘冲锋号’，一听见，便想把衣裳一甩，提枪冲上
去。現在，我觉得好象又听见了‘冲锋号’，手又痒痒了！支
援农业大跃进，我們做些什么呢？省委書記說，要发展能促
进农业发展的工业，可是前些时，省委召开工业规划会議，
把試制煤气拖拉机的任务，給了国营机械厂，那时候我还没
感到什么。現在却想，难道我們地方国营机械厂不能試制
么？林書記，你能不能跟省委書記說一說？我們願意作这

个‘尖刀排’！”

林雪看了看肖山，——他又激动得連臉都紅了，笑着反問：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說呢，你不能說么？”

“我？”肖山沒有料到市委書記会这样“反攻”。

“我看你得点起火来先燒燒自己，暮气还很有些儿呢。”

林雪說着，扔了烟蒂，坐正了身子，掀开了左手中一直在拿着的筆記本，念了起来：“‘大鳴，大放，大辯論，写大字报，开座談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明創造，我們这次會議也要采用这种民主形式！’怎么样？你不能通过写大字报向省委書記要任务么？”

“哈，好极了，林書記！”肖山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就用大字报跟‘首長’要这个‘突破’任务！”

二

有句諺語說：“不約而同”。其实，只有在彼此思想相通——也就是“約”了的时候，这个“同”才会出現。

現在，在省党代会上，也是这样。

肖山滿以为他写的是第一張大字报，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走廊兩面的牆上，都貼上了大字报了。

第二天，更多了。上上下下，花花綠綠，五色繽紛，就如同誰把百花盛开的花园移进了大楼一样。

岂止花呢，还有果。各地代表向省党代大会的献礼，也在走廊上展覽出来了：五十斤重的大白菜，三十斤重的大紅

薯，多头玉米，九头烏高粱，天鵝蛋大豆……

大会主席团决定休会半天，讓大家来看大字报。

于是，走廊上挤滿了人群。工业劳模，农业社長，地委書記，这些代表們，有念的、有看的、有說的、有記的。省委書記，也挤在人叢里，他不但很注意地讀大字报，还不时地打开他的筆記本。

林雪和省委書記走到一起了。林雪非常熟悉他，他，过去領導着人民武裝，在中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他，曾經是自己的老上級，对同志們总是那么关怀；他，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又是省委書記、……他，如今走到肖山写的那張大字报跟前来了，把手中的筆記本子掀开，在写什么，把“要求批准我們机械厂試制拖拉机”这些句子都抄下来了……

林雪迎向前去。

省委書記回过头来的时候，看見了林雪，他伸出手来。

林雪握住了这只他曾經握了許多次的手，它还是那么厚厚实实的，暖乎乎的。

“这張大字报……”林雪望着牆上肖山那熟悉的笔迹，問省委書記。他本来企图竭力抑制自己，不使自己話里面帶出期望的激动来的，但，还是帶出来了。所以，使他連下面的話也沒有說出来。

“是肖山写的？”省委書記問。

“是的。”

“他現在干劲还是不减当年打鬼子那时候！”省委書記笑了。

“一向是这样，”林雪忙接上說，“任务可以給我們么？”

“你真会‘趁热打鉄’！”省委書記笑着，向前走了几步。

林雪跟了上去。

省委書記走到一个窗戶跟前，对着阳光照耀下的冬景，仿佛在思索。

林雪在期待的心情中等待着。

“列宁同志有一本書叫‘做什么？’还記得他怎么說的么？”林雪立刻記起了這本書的內容，但省委書記並沒有等待他的回答便說了下去：“在這本書中，列宁同志告訴我們：‘要幻想’！他說：‘幻想可能追过自然事变过程’！這話說得多么精辟，嗯？”省委書記向前又迈了兩步，指着几張并貼在一起的大字报，繼續說下去：“看，‘过淮河，跨長江，今年亩产千斤粮！’再看这一張：‘乘卫星，跨火箭，十年规划，一年实现！’这是什么？幻想，这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么？当然不是。有的合作社已經平均亩产千斤，可見事在人为。人，应当有幻想，由于人幻想飞，才能制造出飞机；由于人幻想揭开宇宙之謎，苏联才制造出人造卫星。誰善于幻想，誰善于把幻想和现实結合起来，誰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你說是么，林雪同志？”

“是的。”林雪滿心欢喜地回答。他知道，在省委書記的这一段話当中，已經包含了他所期待的答复了。

省委書記的話，在他的思想中也掀起了波浪，使他想起了許許多多事情。

当 he 从自己的沉思中醒悟过来的时候，省委書記正在

他前面不远的地方，还在仔细地看大字报，时而看，时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

三

晚上，在宿舍里，林雪和肖山又在继续几天来好象一直谈不完的似的谈话。

“老肖，”这次是林雪开了头，“过去在部队上，各个连队在争取任务的时候，大家常常在‘擂台’上‘比武’，还记得么？”

“怎么不记得？”肖山对市委書記谈起部队上的事情感到兴奋：“各个连队登上台去，用尽可能先进的战斗部署来夺‘状元’，争取把任务交给自己……”

“这个‘战斗部署’是怎么来的呢？”林雪没等肖山说完便接上问。

“和战士开诸葛亮会研究的呀！”

“这一次你想夺‘状元’，和战士研究‘战斗部署’没有？”

“呵？……”肖山给问住了。他瞅瞅市委書記，——林雪正在含着微笑眨眼。

沉默了一刹那，肖山便什么都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说。

“明白了，林書記！我现在就去打长途电话和厂里联系！”

他说了，戴上帽子，披上大衣，立刻跑出去了。

看着肖山出去时那雄赳赳的背影，林雪笑了。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在为本市未来的发展绘制蓝图。他的幻想，

展开了双翼，飞向一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的未来。而这些，也將在回去之后和市委全体委員們在一起研究，和全市的黨員在一起，和全市的人民在一起研究、討論、修改、和貫徹实行……

一点多鐘之后，肖山回来了，帶着兴奋的面容，也帶着感染人的微笑。他一进門，把大衣一甩就說了起来：

“林書記，哈，大伙儿勁头大极了，他們說，为了支援农业大跃进，不添設備，不加經費，不增人員，保証‘五·一’以前把拖拉机試制成功，第三季度要成批生产！”

肖山說了，走到桌前，倒了一杯水，一飲而尽。

林雪虽然事前預料到会有順利的結果，但机械厂的有力答复还是不能不使他感动。他忽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說：

“那么，現在就看怎样夺得‘狀元’啦？”

“我在回来的路上便想好了。”肖山双手叉腰說，“把我們的部署貼到‘擂台’上去！”

于是，第二張大字报貼出去了。

第二天，吃了午飯，林雪和肖山剛回到宿舍来的时候，便有人在敲門。

“肖山同志在这屋里住么？”

門外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紫紅的面孔、胸前挂着出席大会的紅色代表証的农民代表。

这是全省著名的农业劳模，一个农业社的社長胡老田。林雪和肖山都認得他，忙讓他到屋里来。

胡老田剛坐下，門外又有一个女同志的声音：

“这屋里有位肖山同志么？”

那是全省著名的女农业社长秦兰，也是省党代会代表。
胡老田没等秦兰坐好，便问起来了：

“肖山同志，你们的拖拉机啥时候订货呀？”

这突然的问话，使肖山吃了一惊。老实说，造什么样的拖拉机，他自己心中还没个底儿呢。他看了看林雪，林雪正在对着他笑。

“胡社长走到俺头里来了，”秦兰也说了话，“我来也是问这事儿，你们的‘铁牛’是多大，一天能种多少地，能不能提早订货？”

沉默。一阵沉默。

在沉默中，肖山的脑子在急剧打转，怎么回答人家呢？

“提前订货，当然可以，”肖山想着、回答着、向林雪笑着。“到试制成功之后，咱们再联系，好吗？那时候，说明书就印出来了，多大马力，一天耕多少地，上面都会说得很详细……”

门声接连响起来，大会上的农民代表，纷纷到这里来问哪个是肖山，询问“铁牛”的情况。

夜晚，又是如此，一直闹腾到半夜以后。

“看见了？农民代表对机械化的迫切要求！”闹下来的时候，林雪对肖山说，“上级党多么善于给我们指引道路呵。”

“是的，林书记，”肖山说，“这几天，我心里就象有一百门榴弹炮连放似的，一直没有平静过。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越关切，我越激动，打胜仗的信心便越大了。”

四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林雪和肖山已经坐在东去的列车上，他们是乘火车归去。

这是个冬季里的阴霾天气，但在车厢里，有暖气开放，却显得暖洋洋的。林雪望着窗外那一排排向后倒退的树木，沉思着说道：

“回去之后，你准备怎么着手呢？”

“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向着‘困难’轟击！”

“当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可是，我们到底会遇到哪些困难，心里必须有一本账。”

“设备落后，技术跟不上，这都是具体问题。”

“是具体问题，这些，光凭硬拼‘冲锋’是不行的。应当理解，这次省委批准我们试制拖拉机，就是批准和促进我们进行技术革命，拖拉机的主要部分是引擎，内燃机这玩艺儿精密得很，如果不能带动大家迈上技术革命的道路，那是不行的。”

“技术革命？”肖山在咀嚼这句话。

“对，技术革命。整风运动中，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大大提高，只要能依靠他们——特别是那些老工人，一定可以解决。群众，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胡老田，秦兰同志将了我们一军，这一军将得好！我们要造什么样的拖拉机呢？几匹马力？什么样式？找农民去商量商量呀，征求征

求他們的意見……”

“对呵，我也打算这么做，林書記这么一提示，就更明确了。”

“嗚——”火車的汽笛，打断了他倆的談話。火車开进一个小站，停下来了。

林雪打开了車窗，立时，一陣潮湿的冷气冲了进来。

“今年還沒下象去年那样的大雪呢，”肖山望着那濃厚的云层說，接着把眼光从远处收了回来，凝視着站台旁边那光秃秃的枯枝，又說了下去：“冬天把树枝剥得多么可憐！”

“是呵，”林雪同意他的話。“不过，对我們說，春天——人类的春天已經跨越冬天来到了我們的心上，那就是我們的‘大跃进’！老肖，当省委書記报告之后响起那陣掌声的时候，你說那象什么？”

“象什么？”肖山想了想，“象大炮連发。在战場上，一发射这样的大炮，我們的步兵就快該冲锋了。”

林雪笑了。肖山可真是，处处忘不了他那一套。

“你說得也有道理，”林雪說。“可是，我却覺得那象春雷。它告訴人們：春天来了。紧接着，便是百花盛开。老肖，你看吧，在我們中国人民自己制造的春天——‘大跃进’里，將會涌現出多少新产品、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呵！你說，这不是我們祖国可貴的花朵么？”

肖山点点头。他還沒顧上答話，汽笛又响了起来。

車身陡地一震，开动了。

火車越来越快，在笔直的軌道上向东方馳去……

二 下 乡

太阳刚刚露出大红脸，便把它那在早晨显得略略发红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投射到西北屋角上了。昨天还是个阴霾的天气，人们也许以为会降雪，谁料到今天竟是这么一个晴天呢。

但今天显得比昨天冷，会议室里那座大火炉生起来了，也许因为热力还没有扩散开，在会议桌周围坐着的人们，大都仍把手揣在袖子里、或者插在裤袋里。可是，个个脸上，却露出兴奋和期待的神气。有些人，就象忍不住憋在心里，的话，还在互相小声议论。

正八点的时候，肖山进来了。一进门来，还没说话，大家便冲着他笑，他也受了感染，笑了。他明白为什么今天开会大家来得这样早，又这样喜欢。

肖山昨天回厂之后，没赶上休息，当天晚上，便召开了厂党委会，传达了省党代会的精神，也研究了这次争取来的任务。今天这个会便是昨天夜里党委会研究后确定的，专门讨论试制拖拉机的問題。参加的，除去各个车间的主任

之外，还有一些經驗丰富的老工人。

肖山在會議桌的一端坐了下来。

“都到齐了么？”他問。

“早齐了。”大家几乎是爭着回答。要知道，他們自从由電話中知道了消息，以后又在省报上看到摘录登載的他們厂長的“大字报”之后，早等急了。他們早在等待这一天呵。

但他們說的这个“齐了”，却并不全对。因为就在这时，門开了，又走进一个人来。近四十的年紀，高高的个儿，穿了身藍棉服，外面套了呢大衣。他向肖山点点头，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

这是厂里的工程师王文才。厂里有兩個工程师，一个出差去了。肖山决定讓王文才参加試制工作。

这才算真的“齐了”。

肖山站起来，掀开了他从不离身的筆記本，开始講話。他談到了省党代会的簡略情况，談到了农民代表們“过淮河、跨長江”的豪迈气概，当然他着重談的是代表全厂爭取試制拖拉机以及省委如何批准的情况。

“要知道，这是我們厂里技术革命的开始，”肖山最后說。“为了支援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我們地方工业要来他一个‘百万雄师下江南’。不添設備、不增人員、不加資金、还要完成試制任务！就看大家突破‘障地’有信心有决心沒有？”

“我們早下了决心了！”

“准能完成！”